



宁波佛教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

◎陈珊珊

宁波古有“东南佛国”之称,与佛教有着殊胜因缘,历史上高僧大德层出不穷;境内的古刹林立,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保国寺、观宗讲寺、雪窦寺等在历史上久负盛名,影响力遍及全国和南洋、印度、日本、韩国等地。发达而富于特色的宁波佛教文化对当地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等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是宁波地域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如何团结和引导佛教界人士及广大佛教信众,利用宁波佛教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发挥佛教文化维系人心、凝聚人心、造福百姓、利益群众的和谐力量和功能,是宁波佛教文化界有识之士共同思虑的重要问题。

一、宁波佛教及其文化的现状

1、佛教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具体表现为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佛教信徒数量之庞大。宁波市是全省宗教工作重点地区之一。现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4种宗教。经2003年最近一次公开发布统计数据确认,全市共有可统计信徒134492人,宗教教职人员3033人,经批准登记的宗教场所916处^[1],分布如右表:

如表所示,不管是教职人员,还是宗教活动场所的分布,佛教都具有绝对优势,是目前宁波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宗教信仰。

宁波的佛教信徒、宗教活动场所不仅数量众多,分布也非常广泛,在宁波市佛教协会直辖的九区(鄞州、江东、海曙、江北、镇海、北仑、东钱湖风景旅游区、宁波科技园区、大榭开发区)、三市(慈溪、余姚、奉化)、二县(宁海、象山)皆有分布^[2]。这说明佛教文化在当代宁波社会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2、佛教团体的兴盛与佛学研究期刊的涌现。一是佛教协会的成立。在宁波市佛教协会的指导和协助下,近年来各县市区的佛教团体组织迅速成立:2001年成立了北仑区佛教协会、江北区佛教协会;2005年成立了江东区佛教协会、海曙区佛教协会;2007年成立了东钱湖佛教协会。目前,佛教协会已遍布宁波各县市区。二是佛教居士林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宁波市政府、统战部、民宗局的大力支持和关心下,居士林的正常宗教活动得以恢复,林内多座殿宇房舍被修复,面貌焕然一新。现登记在册的居士已达5000余名,林内义务助工人员200余名。居士林内部有一整套健全的规章制度,设立了工作联系组、财务会计组、法务组、生活后勤组、法物流通处等九个组处,制

表一: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教职人员	2608	362	61	2
所占比例	82.95%	14.52%	2.45%	0.08%

表二:

	佛教	基督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宗教场所	565	298	52	1
所占比例	61.68%	32.53%	5.68%	0.11%

定了十一项规章制度,使林众各尽其职,同心同德。林内的“佛法学习小组”还定期为信众举行佛法讲座;定期召开义工居士学习会议。宁波居士林现已成为全国佛教居士林优秀单位之一。三是佛学期刊的创办。为弘扬佛法,促进宁波佛教研究的繁荣,宁波佛教界创办了两家佛学期刊——《宁波佛教》与《报恩》,分别由市佛教协会和佛教居士林、七塔报恩禅寺主办。前者以“爱国爱教,弘扬佛法,净化身心,利乐有情”为宗旨,后者以“启迪智慧,净化心灵,和谐社会,庄严人生”为旨归,两者均为免费赠阅,深受全国佛教界人士及广大信徒的欢迎。

佛教团体的纷纷成立和佛学期刊的应运而生,为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组织保证和交流舞台。

3、佛教文化出现新的传播载体。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多媒体和视频技术为主的网络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必然进入佛教文化领域,成为推动佛教文化传播和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佛教文化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新的手段,注入了新的活力,赢得了更多人尤其是年青人的注目。这是佛教文化与时俱进的重要表现和可喜举措,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目前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修心庵、佛教居士林等都已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网站,将佛界动态、寺院简介、佛学电子书籍等放到网上供人阅览,并多设立了佛教论坛。网站的建设给古老的佛教文化发展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预示着佛教文化的勃勃生机和无限活力。

4、佛教传统文化受到影响和冲击。以佛教徒的佛教信仰形式为例。虽然传统佛教也历来注重个人的修行和修养,寺院作为宗教团体的作用并不十分突出,但佛教寺院及其僧团组织对信教者个人的制约作用,还是通过师徒关系、群体性佛教礼仪等等而得以体现。然而,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佛教信徒则少去或不去寺院、即使去寺院也无活动规则,他们的佛教信仰形式、精神体验、对于佛教道德原则的感受都呈现出个性化倾向。2004年,上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主

任李向平教授在宁波地区组织了一次有关佛教信仰的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经常去寺院参加佛教礼仪和活动的教徒并不多,更多的教徒需要时才去,在时间安排上比较分散。77.6%宁波佛教信徒选择在家里设龛礼佛,说明佛教生活的家庭化。此外,宁波佛教徒对宗教的神圣性认同较低,仅有31.1%的宁波佛教徒认同果报观念,34.4%认为菩萨时刻保佑自己,远低于杭州的88.5%、90.8%^[3]。他们的信仰形式、精神体验、对于佛教道德原则的感受已与传统佛教相去甚远,呈现出明显的个人化倾向。

二、宁波佛教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宁波宗教事务管理机构、佛教界等多方力量对于如何充分利用佛教文化这一历史资源为当下的和谐社会建设服务,如何团结和发动信教群众使之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如何对传统佛教文化进行取舍、更新和改造,促进佛教文化内部自身的和谐这些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和探索,并在实践过程中做出了如下几方面的努力:

1、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佛教界的自我管理,促进佛教内部自身的和谐

①政府的积极引导。以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精神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切实保障佛教界的合法权益。制定出台了《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审批管理暂行办法》和《宁波市佛教寺院负责人任职免职办法》、《宁波市佛教寺院财务管理制度》和《宁波市僧尼资格认定办法》等多项管理制度。开展“平安宗教场所”创建活动,以提高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水平为重点,推进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加强部门联系协作,认真排查分析、依法调处宗教矛盾,取缔打击非法活动和邪教组织。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抵御境外



宗教渗透,有效查处境外宗教渗透事件,开展境外宗教渗透的全面调查,着力维护宗教领域的稳定。解决了部分佛教团体的办公活动经费以及少数佛教界上层人士生活困难问题;开展培训教育,切实提高宗教界人士素质;为佛教界人士当选为市、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供帮助,使之成为参政议政的重要力量。

②佛教界的自我管理。更新观念,不断创新,加强佛教界的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道风及僧人队伍建设、民间佛教社团组织建设,促进佛教文化自身的和谐。第一,加强组织建设。宁波市佛教协会对全市宗教活动场所的督导作用进一步强化,于2005年10月通过修改后的《宁波市佛教协会章程》,对协会的性质、任务、组织机构、资产管理及使用原则做出明确规定。第二,加强制度建设。宁波佛教在制度建设领域的探索卓有成效。如七塔寺地处江东区喧嚣闹市之中,周边商务楼宇林立、娱乐场所环绕,寺院管理难度较大。七塔寺结合本寺实际,制定了明确的管理目标,出台了《七塔禅寺财务审批制度》、《七塔禅寺寮房规约》、《七塔禅寺共住规约》等一系列管理办法,促进了寺院的有效管理和建设。第三,加强道风及僧人队伍建设。宁波佛教界各大小寺院皆十分重视严肃清规纪律。2004年9月,天童禅寺诚信方丈制定了《天童禅寺僧众公约》,并有《天童禅寺念佛堂规约》;七塔寺要求全寺僧众早晚诵课、二时斋供、坐禅听讲、集体出坡等。

2、发挥佛教传统文化“乐善好施、慈悲济世”的精神,促进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的发展

“报国土恩、报众生恩”,“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近几十年来,宁波佛教界以积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公益事业。台州地区遭台风袭击、长江抗洪、贵州大地震、西部大开发、东南亚海啸、四川汶川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等,各寺庵、佛协尽其所能,纷纷捐钱捐物。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灾,宁波市佛教界向长江灾区募集赈灾款共人民币100万元,宁波佛教居士林还发动4000多名居士,向灾区送去棉衣8万余件,棉被2000余条。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

区发生大海啸,宁波市佛教协会积极响应中国佛协和浙江省佛协的号召,发动各县(市)区佛协为遭受地震和海啸的灾民紧急捐款,救灾款额达64万余元,各地佛协和宁波佛教居士林、七塔寺等还组织信众为海啸灾民举行祈福超度与息灾法会。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宁波佛教界密切关注灾区,积极开展为灾区捐款救助的实际行动,宁波市佛教协会捐款100万元,七塔禅寺捐款65万元,天童禅寺捐款50万元。

除此之外,宁波佛教界还开展各类活动服务于社会。如宁波市佛教居士林除坚持为过往行人免费施茶赠药外,多次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其对象除贫困、残疾、孤弱人群外,还包括市劳教所和监狱的失足、犯罪人员。

3、利用宁波佛教界与日、韩、美、新加坡等国佛教界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宁波对外关系的和谐

作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是中日、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地区。自唐朝始,从日本、朝鲜等国来中国求佛法的僧人就多在明州各寺传教习法。宋元时期,宁波凭藉其发达的佛教文化与特殊的地理条件,成为中日、中韩佛教文化交流的主要窗口和纽带。此后历代,宁波与日、朝等国的寺院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往来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佛教文化的对外交流一度中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积极推行,宁波佛教文化的对外交往迅速得到恢复。1980年5月31日,日本曹洞宗管长、总持寺贯首乙川瑾映率参拜团一行135人参拜祖庭天童禅寺。从此,每年日本都有许多或大或小的参拜团来宁波访问、修学。1989年,日本国映像记录中心《从遣唐使看中日文化交流》纪录片摄制组,到天童寺、阿育王寺拍摄镜头追叙宁波在中日交往史上的作用;1998年11月,《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在宁波江厦公园落成,日本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等9个访华团和省、市有关部门领导、佛教协会成员参加了落成典礼……

此外,新加坡、韩国、美国等国也屡有佛教僧团来甬访问。1983年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一行16人访问天童寺和阿育王寺;1986年,美国佛教协会会长浩霖访问宁波大刹;1993年6月,韩国天台宗总务院长田种允法率大韩佛教天台宗代表团16人参访天童寺。宁波佛教界亦多次受邀访问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

宁波与日、韩、美、新加坡等国佛教界积极的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佛教界的相互了解、增进了彼此间的友谊。同时,佛教文化交流也起到了桥梁与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宁波与日、韩等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提升了宁波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了宁波对外关系的和谐。

4、挖掘宁波佛教传统文化独特的吸引力,促进宁波旅游经济的发展

宁波具有丰富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天童寺是我国佛教“中华五山”之一,规模宏大,建筑精美,风景秀丽;阿育王寺素有“震旦圣地”之称,珍藏着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雪窦寺弥勒道场是“佛教名山”之一;保国寺保存着长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是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这些佛教传统文化的经济功能已初步得到发挥。“东南佛国朝拜特色之旅”已成为宁波旅游的热门路线之一。路线由天童寺、阿育王寺、七塔寺、雪窦寺、五磊寺五个点组成,较完整地展示了东南佛国古刹、道场的历史风貌,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往参观、朝拜。2008年3月,鄞州区召开了中国阿育王佛教文化旅游区项目研讨会,拟投入15亿元人民币,将之打造为佛教圣地、中印文化交流重要基地、东南佛国核心景区、中国内家拳功夫城。奉化市政府亦提出“加快推进岳林寺、中塔寺、中华弥勒佛等项目建设,串点成线,形成一条完整的弥勒文化旅游特色路线,全力打造佛教文化旅游品牌”。丰厚的佛教传统文化成为宁波重要的旅游资源,有利于促进宁波旅游经济快速茁壮地成长,推进宁波旅游大市的建设。

三、进一步发挥宁波佛教文化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作用的建议

综前所述,佛教传统文化在宁波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正在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其自身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发展和变迁。但佛教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开发都还存在一些困难,以之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也还有若干应当改善和加强之处。结合宁波佛教传统文化发展的现状、宁波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以及其它地区相关的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措施:

1、设立专门的宁波传统佛教文化研究机构,推进佛教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从目前来看,宁波尚未设立专门的本地佛教文化研究机构,宁波的六区(不含东钱湖风景旅游区)三市二县虽然都已成立了佛教协会,但佛协毕竟是管理机构,而非学术机构,它的佛教文化学术研究功能是非常薄弱的,无法对宁波佛教文化体系做系统、深入的研究。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宁波,至今已近两千年,其发展历程绵远悠长,而又高潮迭起,是中华佛教文化史和宁波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至今也未修出一部像样的《宁波佛教史》;宁波古代佛教著述十分丰厚,仅《宁波佛教志》收录的自唐迄今的各类佛教著述就有280种,然而如此珍贵的文化资源也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未编出类似于《四明佛学典籍汇编》之类的丛书、类书;宁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曾名噪一时,引领佛教界的潮流,甚至远播海外,成为海外一些佛教宗派的鼻祖,但是这些璀璨的佛教思想却在当代的宁波日渐式微,只见其形而不见其神。文化的传承不是仅靠投入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去修复几座寺庙、建设几座博物馆、保护几件旧文物就可以完成的。保护一种文化形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需要由大批的专家学者对这一文化形态的精神内涵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提炼,而这恰是建立在对已有文献资料的整理、分析、归纳的基础上。因此,建议在宁波本地高校或其它



科研机构设立专门的宁波佛教文化研究所,对宁波佛教文化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挖掘,以推进佛教文化的保护和开发。

2、进一步促进高素质佛学人才的培养,提高僧人素质

2009年4月14日,笔者随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调研组一行,参访七塔寺。七塔寺方丈可祥法师在谈到该寺编辑出版《五百罗汉石刻画册》时遇到的困难时讲到,目前宁波佛教界既具有较高的佛学造诣,又兼通文、史、哲各方面知识的人才寥寥无几,很难在佛学研究上有所成就。

一方面,佛教文化事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重修、新盖的大小佛寺如雨后春笋,法会诵经、礼忏共修等传统活动也十分兴盛;但另一方面,佛教文化却面临着人才枯竭、义理缺失的窘境。如由于缺乏既具高深佛学造诣,又有社会批判意识的高僧大德,在面对佛教戒律的现代转化时,现在佛教界所作的仅仅是对那些不合时代的规范与戒律重新加以检讨,以求得被动的适应现代人的生活方式,而非将之纳入到佛教教义系统内部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更遑论将现代社会的新知纳入到戒学体系中重新给以诠释。所以,在佛教事业一片繁荣的表象之下,并没有什么新的佛教理念,看不到什么佛教义理上的整合创新。宁波佛教界现有的佛教人才,远远不能适应佛教事业发展的需要,与宁波“东南佛国”、“四明三佛地”的称号是不相称的。

在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先生高瞻远瞩地表明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这一箴言非常适用于今日宁波之佛教界。宁波佛教文化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与繁荣,必须不断培养或引进高素质的佛学人才。政府每年可选拔一批有一定佛学基础的青年僧众,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往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杭州佛学院等国内知名佛学院

学习深造,培养一批具有深厚佛学造诣的高素质僧才,使之为宁波佛教传统文化的整理、继承和发扬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3、警惕佛教过度功利化、庸俗化倾向的出现和发展,引导佛教走社会化之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寺庙被灯红酒绿、尘世喧嚣所包围、所淹没,有些僧人没有建立真正的佛教信仰,或是信仰不够坚定,物欲未泯,于是做出了许多违背戒律、违背佛教伦理道德的事情,大大损害了佛教事业的形象。此外,由于佛教传统文化经济功能的开发,某些寺院在认识上产生偏差,削弱了寺院理应是传播佛法的场所的社会教化以及自我修持的宗教功能,带有明显的商业化倾向。

“人间佛教”秉承“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的理念,要求佛教贴近世俗,贴近人生,回归人间。但是,世俗不等于庸俗。佛教的世俗化,指的是佛教为了弘扬佛法,在弘法过程中持与社会、与人生贴近的姿态,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使佛教更为广泛地传播,使佛法为更多的人接受。而当代佛教的庸俗化趋向,有悖于佛教的核心理念及真正精神,或追求世俗名利,或迎合社会的低级需求,远离了佛教健康发展的轨道。

要解决佛教文化在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必须重视佛教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加强僧众的学习与教育,践行和发扬佛教精神,健全佛教组织与制度,走“社会化”而非“庸俗化”的道路,宁波佛教文化才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维护健康形象,引导信众进入佛教的智慧大海,净化社会,促进宁波社会的和谐稳定。

【注 释】

[1] 此数据由宁波市宗教事务局提供。

[2] 详参《宁波佛教志》第一章“寺庙”,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第13—185页。

[3] 李向平著:《信仰但不归属——以浙闽地区佛教的宗教生活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04年第1期,第44—60页。